

“战友变患者”的武汉医生：能多一点N95口罩就好了

剥洋葱 新京报

新京报 | 热点 |

“现在如果能多一点N95口罩、给我们医院捐赠一些无创呼吸机，就更加好了。”

全文2692字，阅读约需5分钟



▲ 蔡毅和他的团队身着防护服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

2020年2月2日凌晨，一则武汉一线医生自述的文章被广泛传播。发文者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疼痛科的主任蔡毅，他讲述了一线护士被感染的经历，呼吁大家做好自我隔离，不要辜负医者眼泪。

他们所在的医院是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医院，也是最早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之一。

在1月22日，医院被征用为第二批定点医院后，蔡毅和被感染的护士便主动报名，要求支援前线。

护士的感染让蔡毅难过。但战斗还在继续，“我们怕了、退了，武汉怎么办？”

▲ 武汉医生蔡毅详述战友变患者经过 求大家做好隔离别辜负医者眼泪。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不仅要给患者治疗，还要防范身边可能被感染的战友”

新京报：你在朋友圈写道，科室有护士感染了，经过大概是怎样的？

蔡毅：感染的护士和我都是1月23日第一批报名上前线的，也是同一天进病房。我们每天都很辛苦，八到十个小时工作，护士跟患者的接触比我们要更多。前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那边她在哭，说自己被感染了。我赶过去看了她刚拍的CT，上面有一块熟悉的肺部白块，我一下子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

新京报：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蔡毅：她现在自己在家里隔离，吃一些抗病毒的药，但是效果不太好，我在考虑把她收治入院。她的父母都去查了CT，父亲的肺部也显示有感染，所以可能也会把她爸爸收进来。

新京报：得知她感染的消息之后，你们同事的反应如何？

蔡毅：有的同事知道了，就开始绕开她走。其实按规定，我也应该绕开的，但我做不到。她说她家里还有父母，害怕感染，想自己租房子隔离，我就加了层口罩，陪她去我们集中住的如家酒店退房，然后背着她向组织报告了，请他们安排给她的住所消毒。

按原则，接触了她，应该是要进行14天隔离的，但没有办法，毕竟我们手下还有32名患者。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给同事们打气，鼓励他们，我们不仅要给患者治疗，还要时刻防范身边可能被感染的战友。

防护装备数量足够、质量欠缺

新京报：你现在每天的工作是怎样的？

蔡毅：我是疼痛科主任，要管我们科室负责的这个病区，负责病人的诊疗全程，收治病人、开药等等，每天早晚都要去查房，上班时间加一起大概是十个小时。

新京报：你们病区整体的情况怎么样？

蔡毅：我们病区是发热二区，总共是32名患者，大多数年纪都在40岁以上，轻症、重症、危重都有。

从硬件方面来看，这个病区以前是肿瘤科的病房，有单人间也有双人间，临时用来收治传染病患者之后，进行了一些改建，但是肯定没办法一下子就达到严格的隔离病房标准。

从人员来看，我们还是比较充足的，我们疼痛科的医护人员都过来了，医生有12个，护士30个，所以还能实现正常的排班，按各自的体力条件来，不会让谁超负荷工作。

新京报：物资也都能保障吧？

蔡毅：防护装备的数量还是能满足的，但符合质量要求的比较欠缺。平时有好的就用好的，没有好的，我们就把两件没那么好的凑在一起，尽量增强保护。

我们也向社会发起了物资捐赠的公告，大家都非常积极，有位市民在疫情暴发之前准备好了20个N95口罩，知道我要上一线，他送了我10个，跟我说“我们平时不怎么出门，你们医护人员更用得上”。

现在如果能多一点N95口罩、给我们医院捐赠一些无创呼吸机，就更加好了。

“为了不麻烦我们，患者不忍去按呼叫铃”

新京报：在这段时间的工作中，碰到了哪些问题？

蔡毅：1月27日晚上是我第一次值班，我们病区也刚刚开放，进病房没几个小时，病人就已经住满了，当时真的心理上和身体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因为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患者、陌生的疾病、陌生的环境。

逐渐适应以后，我发现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疾病本身。这个病毒比较难以掌控，潜伏期会传染，容易让人掉以轻心，而患者每天的病情变化也很快，可能今天还是轻症，明天就会加重，尤其是对那些有基础疾病的、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来说，风险很高。

再有就是穿着防护服工作，有很多不便，防护镜常常会起雾，人站在几米之外我们就看不清了，交流只能靠扯着嗓子喊，也给我们和患者沟通带来了一些困难。不过协和医院的杨东教授教了我一招，加上患者、家属的微信，把他们拉进不同的小群、分组管理，这样我们就能随时沟通了。

新京报：患者对你们的态度如何？

蔡毅：这32名患者给予了我们最大的支持，谅解，我很感谢他们。甚至为了不麻烦我们，忍受着疾病带来的不适和恐惧。很多症状，都是我们问出来的，没去查房的时候，即使喘息，他们都忍着不说，不去按呼叫铃。因为他们怕我们累，怕传染我们。

新京报：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

蔡毅：今天上午，我对一名危重的男患者进行了抢救，他今年60多岁。我记得接管病区那天，他是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看病的，进病房隔离治疗之后就一直把车停在医院附近。他本身有合并心肺功能不全，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呼吸衰竭了，在病房住了快一周，上午病情危重，尽管经过抢救，还是没挺过来。

他去世之后，殡仪馆的车就过来把他的遗体直接拉去火化了。他的儿子还在美国，老伴和弟弟赶来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哭得不成样子。后来我帮他开车回家，进行消毒。这个病人真的让我觉得很遗憾。

“只想对得起身上这件‘白皮’”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了这次疫情的严重性？

蔡毅：我们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医院，最早在去年12月底就收治了患者。但医院其他科室，尤其我所在的外科，对这个情况并不是很清楚，整个医院太大了，好几千名工作人员。

1月初，我看到有人说这个病毒类似非典，也有同事开始出现肺炎相关的症状，但冬天本身就是病毒性感冒流行的季节，大家都没太把它当回事。所以大多数人也是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电视里讲，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我们才发现，它的传染性可能很强。

新京报：你是一名外科医生，在此之前有过救治传染病患者的经历吗？

蔡毅：没有，非典的时候，我还在医学院上学。但这一次，医院在1月23日下外科动员令的时候，我很主动就报了名。

新京报：报名后是什么感想？

蔡毅：医生也会怕，但这个时候只有互相鼓励、迎难而上，我们怕了、退了，武汉怎么办？我跟我们科室的人说，医生一辈子不碰一次疫情，就像是当了兵，一辈子没有扛过枪那么郁闷。我们只想对得起身上的这件“白皮”。

点击下图进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实时地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追踪

值班编辑 李二号 花木南

新京报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下载新京报APP

点击下载 ↓



中疾控独家回应：“人传人”早有推论，保守下结论有原因



武汉定点医院一床难求，患者居家用衣柜隔离



北京小汤山医院正在复建，必要时启用补充

和我们一起，关注时代议题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欢迎朋友圈分享



新京报微信矩阵



新京报



政事儿



北京知道



外事儿



剥洋葱people



重案组37号



我们视频



动新闻





新京报评论



沸腾



书评周刊



公司进化论



理财帮



V房产



传媒研究



新京报Fun娱乐



文艺sao客



新高尔夫



冰雪苑



拍者



每日旅游新闻



学习公社



趣健康



绿松鼠



家居



京蜜



摩登



阅车



政事儿NEWS



独角鲸科技



绘聊



新京报乡村